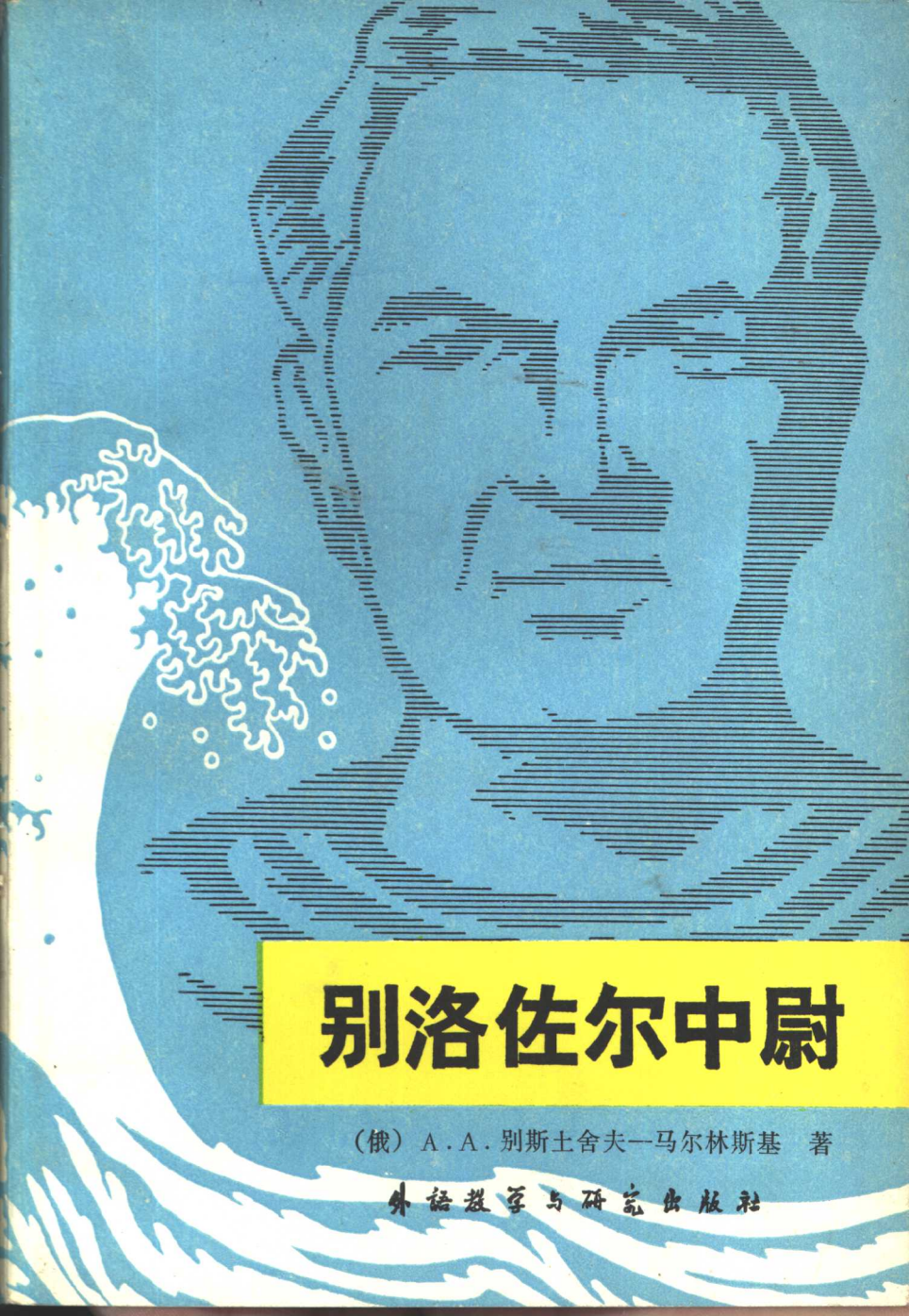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large, stylized portrait of a man with a beard and mustache, rendered in a halftone dot pattern. To the left of the portrait is a stylized white wave with a crest, set against a blue background.

别洛佐尔中尉

(俄) A. A. 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別洛佐尔中尉

〔俄〕 A.A.別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著

吴育群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А.А. Бестужев - Марлинский
ЛЕЙТЕНАНТ БЕЛОЗОР
ФРЕГАТ «НАДЕЖДА»

根据 А.А. 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
两卷集莫斯科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翻译

别 洛 佐 尔 中 尉

(俄) А.А. 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 著
吴 育 群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排版

国防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 787×1092 1/32 8 印张 177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5,000 册

书号: 10215·75 定价: 0.62元

目 录

别洛佐尔中尉.....	(1)
希望号巡航舰.....	(101)
译后记.....	(243)

别洛佐尔中尉

献给法杰伊·维涅季克托维奇·布尔加林

第 一 章

再见吧，美丽的大自然！
你最后一次在我面前翻滚
蔚蓝色的波涛，呈现无与
伦比的美色！①

普 希 金

当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追悼他们的亡灵时，俄国舰队联合大不列颠的舰队，在英国海军上将的指挥下，在荷兰海岸封锁龟缩在符利辛根港的法国舰队②。这是一年中风浪最大的时候。俄国舰队停泊在大海中最深的海面上，不断地同大自然的力量斗争，并时刻准备同敌人战斗。它的后面是辽阔的大洋，周围水下尽是岩礁，前面是威严的炮垒；但是它象堡垒一样，巍然耸立在海面上，屹立不动。这次前所未闻的封锁向全世界证明，俄国人和英国人不仅能战胜人类的天才③，而且能战胜一

① 题词引自普希金的《致大海》一诗的第一节。第一和第四行与原诗有出入，原诗是：“再见吧，自由的大自然！”“闪耀着骄傲的美色。”

② 1806年拿破仑对英国实行“大陆封锁”，目的是要摧毁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英国采取了一系列反封锁措施。1807年11月英国宣告封锁法国、荷兰和参加“大陆封锁”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所有港口。1812年俄国也参加了这一封锁。

③ 指拿破仑。

切大自然的力量。

十月的风暴是可怕而又持久的。谁在海上帆下领教过风暴的威力，谁就能想象，风暴是怎样冲击停泊的舰队的。每一个巨浪在碰上屹立不动的庞然大物时，用它的全部力量冲击它，排山倒海地向它扑去。军舰呻吟着，颤抖着，象一个被锁住的巨人，无法逃避巨浪的冲击，也无法漂浮到巨浪的浪尖上去。行将散架的船板不断地发出低沉的吱嘎声，压倒了波涛的怒吼声，风在滑轮上发出唿哨声，船具互相碰撞，发出嘈杂的声音，这一切在人们的心上蒙上了忧愁的阴影。到处都可以看到阴郁的脸色；大伙儿好象在等待某种不祥的结局，只是偶尔听到值班中尉的声音，就象自然力的主宰者神灵的声音，尖厉的唿哨声应和着他的呼叫声；大海在咆哮。

十月十六日和十七日接连两天飓风肆虐，摧毁了英国和荷兰海岸的许多船只。对包围者来说，这一夜是可怕的；为了使军舰停止不动，或一旦军舰破裂便把帆升起以避免海岸附近难以避免的船难，水兵们的经验全都用上了。在黑暗和狂风的呼啸声中不时闪过炮击的火光，犹如呼救的信号：“我遇险了！”信号器迸发出火花，象坟墓上的磷火，——军舰时时刻刻都处于倾覆的危险中。

黎明使人们看清了军舰处境的危险：舰队的队形乱了，所有军舰都在两头抛了锚，停止航行。许多军舰上第二节桅和横桁都折断了，有些则脱离了制动器，放开了缆绳，在风暴帆的抵挡下和远方袭来的旋风搏斗。几乎所有的军舰上破烂不堪、乱七八糟的缆绳都悬挂在空中；下面的横桁纵横交叉，淹没在水中，更显出风暴的猛烈。恶浪象山一样压下来，情景太可怕了！

俄国军舰《不许犯我》号上发现严重的漏水。它位于舰队

的左后方，几乎紧挨着水下的一列礁石。这列礁石延伸半哩，与海岸平行。拍岸浪冲击礁石，产生不规则的、水手们称为三角浪的波涛，剧烈地摇撼已不算新的舰船上的一切接合点。水兵们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按上了备用的水泵，用链条固定住，但是沉没将不可避免：海水涌进不断扩大的裂缝，不管怎样使缆绳保持相等的长度，但是时而这一条，时而那一条绷得象一条弦，随时都可能绷断。军官们不时怀疑地看看第三条。幸而黎明时飓风平息了，虽然风刮得还很紧，但波浪和军舰的摇晃变得有规律了。一切慢慢地开始恢复正常，排好了队形，收拾好损坏的地方。疲惫不堪的水兵们又高兴起来，多喝一杯伏特加，就一切都忘了。

四点钟，即沙漏^①漏完了八次，接班的中尉巡视了所有的作业点，走到后甲板上舰长常在的地方，向他报告军舰的状况。

“舰长先生，”他稍稍举起圆形的宽边帽。“接班顺利，大风风向：北北西，吃水深度：七十八俄丈，锚链柱上的缆绳放长一百九十一俄丈，船底水沟的水……”

“水泵怎么样，水泵，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舰长担心漏水的情况，打断了他的话。

“所有水泵都运转正常；我们把水泵都开足了，”中尉回答。“有没有什么命令，舰长？”

“除了感谢你们昨天及时卸下了第二节桅的横桁以外，现在没有别的命令。你们只要晚一个钟头，我们就支持不住了，而且很可能桅杆被吹折，要是没有了桅杆，那就坏事了：一下子，你就象牡蛎一样悬在某一块礁石上，或者你就到海底去抓

① 沙漏——旧时海上的计时器，每漏完一次为半小时，打一次钟。

海星。”

中尉是一个真正的水手，善良而严肃的脸常年累月被太阳晒得黑油油的，由于习惯在甲板下面走动而有点驼背。他的帽子总是一直拉到耳朵根上；五色缤纷的苏格兰斗篷在他身上飘扬；他手里拿着油漆白铁话筒（送话的喇叭），听了舰长的话，露出满意的神情笑了笑。

“这是个好办法，”他回答。“我们在亚得里亚海同谢尼亚文^①一起作业时，常常在一刻钟之内就把第二节桅卸下。”

“现在都认为这样做是有害的，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舰长提出不同意见，又开始走起来，“缠绕在桅帽上的缆索和桅缆的受风面积比竖起的第二节桅的面积更大。”

“好在这里秋天没有蒂风^②，”中尉转向刚刚向他交班的别洛佐尔中尉，继续说，“否则我们只好照我们的办法办事了。这些旋风象晨祷前的魔鬼一样，老是围着船头转；但是，如果说掉进旋风中去是可怕的，那么看着旋风怎么形成，又怎样一个接一个消失是很有趣的。乌云象乌鸦一样，突然向海面压下来，卷成一个漩涡，时而被旋风拉成一条线，时而成柱形向前奔驰，同时，闪电缠绕着它，大海象开了锅一样沸腾着，可以看到，旋风怎样把水卷起来。”

“他是一个蹩脚的水手，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别洛佐尔开玩笑地回答。他是一个体格匀称的年轻人，敞开的军大衣

① 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谢尼亚文（1763——1831年）——杰出的俄国海军上将，乌沙阔夫的战友。

② 蒂风——希腊神话中口能喷火的百眼怪物，曾和宙斯对抗，被宙斯贬入地狱，宙斯在它身上压了一座大山——埃得纳山。蒂风有时在山下微微滚动，因而产生地震。这里是指旋风。

下面露出了缝带。在俄国海军里许多将军的副官在战争中都是按照官衔担任海军职务的。别洛佐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相信，”他补充说，“我们波罗的海的蒂风只能把潘趣酒①杯打翻，而不会对咸水的海峡和海湾造成危险。”

“当然，是这样，你这只涅瓦河上的小艇，——他应该向我们弟兄——老水手学习。水是为鱼和虾生成的，葡萄酒是为妇女和儿童制做的，马德拉酒②是供男子和战士饮用的，但罗木酒③和伏特加则只有英雄才能享受。”

“因此我永远不可能永垂不朽；我看到一瓶罗木酒就不能无动于衷。”

“我也是这样，亲爱的，我也是；当我远远地看到一瓶罗木酒，我的心就象午钟一样敲打起来。只要象我一样服役过，经历过这么多次风暴，你就会相信，满满一杯格罗格酒④比不透水的军大衣和一切防感冒药都好；喝了一杯罗木酒，脑子就晕晕乎乎，就会把阵阵巨浪看作一群羔羊，即使第二节桅弯得象弓一样，也毫不在乎！”

“那么昨天夜里怎么样？要不是天黑，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我们就能欣赏你那漂亮的脸色了。”

“如果说我的脸经常是苍白的，很少有红润的时候，那是魔鬼毒害了我的灵魂。暴风雨是我喜爱的自然力，给我们多来一些这样的黑夜吧，至少，我们就不会生锈了；要不然，船停着象生了根一样，象按脉那样抚摸着缆索，在睡梦中喊叫：‘按上

① 潘趣酒——用沸糖酒加糖水和果子露等制成的混合饮料。

② 马德拉酒——一种葡萄酒。

③ 罗木酒——用甘蔗制的一种烈性酒。

④ 格罗格酒——一种加糖和热水的烈酒。

滑车——不要在制动器旁打瞌睡！’那才无聊呢！起了风暴，那才痛快呢！智慧、双手、嗓子都有了用武之地，整个大自然都随着你的笛声跳舞！”

“顺从的仆人为你的用武之地而……昨天我浑身都湿透了，饿得象海狗一样，不得不又冷又饿地去睡觉，因为无论锅炉，无论壁炉，都无法生火。除了这种快乐以外，剧烈的摇晃把我抛出吊床，水透过甲板象透过筛子一样倾泻到吊床上。”

“嘿，你呀，鱼形的蜜糖饼干，我亲爱的维克多·伊里奇！你大概是要让军舰在玫瑰色的奶油里航行，风儿只是吻着用女人的衣裳缝制的帆，中尉们轮班同美人儿一起跳舞吧！”

“毫无疑问，我现在并不拒绝在普利默斯①某太太的身旁温暖一下自己的心，或者在那里的歌剧院里吃饱饭打个瞌睡，总比听熊叫似的风声音乐会和时刻准备去作谁也不知为什么的远征要好些。”

“照我看来，在岸上各种各样的危险要大一千倍，一不小心，人家已灵巧地做好了钱包或一颗心。当你骗我，把我拉到斯捷芬斯家去的时候，我却不知道鼻子往那儿喘气……我觉得，客厅里的地板在摇晃，我绕过每一个瓷花瓶，象绕过暗礁一样。尤其是那位可恶的凡尼小姐用她那炽烈的小眼睛盯着我，以致我准备用每小时十五节②的速度逃离她……你没有听我说话，你这人心不在焉！”

确实，别洛佐尔站在砲筒上，眼睛早已飞往荷兰海岸了，他的思想很快就飞到了人们共知的小路——女人身上。他的思想象方舟③上放出的鸽子一样，飞到遥远的地方去，又衔着橄

① 普利默斯——英国的一个城市。

② 一节等于每小时一哩，即1.852公里。

③ 《旧约》中诺亚的方舟。

桅枝飞回来。朝思暮想的海岸在他看来是天堂：那里有善良的聪明人，那里的美人如花似玉，也许，她们准备爱人而又值得人爱的心正在跳动！……先生们，二十五岁是危险的年龄，对于禁闭在浮动的修道院里的人尤其危险。别洛佐尔被我们习惯所说的青年病激动得焦躁不安，他模糊地、不确定地幻想自己的意中人，越想越兴奋。他温柔地、热情地望着荷兰，似乎在荷兰的地下埋藏着他的幸福。登陆是不可能的，这就激起了他渴望去那里一游的更大的好奇心。他欣赏着堤坝，堤坝屏障着大海，堤坝后面只能看到许多军舰的桅杆，象水下的森林一样，还有星散各地的风车的翼片和钟楼的塔尖。他没有掉泪，否则旋风会浪漫地刮走他的眼泪，使它和海洋汇合起来，但是他叹了一口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忠实的历史学家和忠于真实的仆人，我不能隐瞒这一重大的情况。

天开始黑起来了。风又开始强大起来，很快就变成了飓风，但是，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水兵们都充满了信心，等待黑夜的来临。这时黑压压的水平线上出现了一艘从大洋驶来的三桅帆船。它被风暴驱赶着，在第二层帆的驱动下迅速接近舰队。很快就看清楚了，这是一艘英国军舰，舰上的红旗象乌云中的闪电一样时隐时现。所有的望远镜，所有的眼睛都转向这位外来者。

“瞧，这位绅士要在这种风暴中下锚停泊！”别洛佐尔中尉说。

“它简直是在胡闹，”值班中尉补充说，“驶入队列时它还鼓足了帆前进，有些缆索都被吹得快要绷断了。你们看，它的第二节桅都弯成什么样了，我好象听到它们在嘎嘎作响。也许，它有备用的桅杆，也许，不是水兵而是魔鬼在驾驶舰船。”

海军上将的军舰上升起了标志旗，故意停在队列外显眼地

点的传令舰上也升起了信号旗，但是驶近的军舰不回答，径直向前驶来。

“这是什么意思？！”许多人都惊讶地喊起来。“不回答！”

“它照直向那一列礁石驶去，”值班中尉不安地说。“倒是好好地看看信号呀！”

海军上将军舰上第二节中桅同时升起了三面旗帜。

“一百四十三号！”见习领航员喊叫起来。中尉打开了信号簿。

“由海上驶来的舰只入列，停在旗舰旁边，左边。”

“有没有回答？”值班中尉迫不及待地问。

“没有，”见习领航员回答。大家越来越感到困惑和恐惧。

又发出了同样的信号，而且还开炮示警，但那艘军舰似乎没有注意到信号，照直向那致命的浅滩驶去。海军上将徒然发出一个又一个的警告信号，但军舰并不收帆减速，也不改变航向，大家都揪着心，眼看它去送死。

“它不懂我们的信号，”值班中尉大声说，“大概它不是从英国开来增补我们的舰队的，而是从大洋驶来；不过，难道它不知道这一列礁石？所有地图上都标明了的！”

“如果这时它的迎风航向①不小于三十度，它必沉无疑！”别洛佐尔说。

这是紧要的时刻。值班中尉跳到防护网上，俯身向前，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人家的险情，竭尽全力用英语高呼：

“别直走，左舷，迎风急转！左舷！②”他挥动帽子反复

① 迎风航向——风向与船的航向所成的角度。

② 原文是英文。

喊，似乎他的声音能穿透这么长的距离和风暴的怒吼声。

最后，好象看到在暗礁上翻滚的波涛溅到军舰上的水花，象炉子一样，在船头破水角的正前方冒烟。人们在军舰上象蚂蚁一样奔忙，横桁变成了纵桁，前面的两张帆拖着松开的下后角索拍击着浪花，后桅斜帆即最后面的一张帆已经张开，以便凭借风力使船身很快转过来，但后桅斜帆还没有来得及灌满风，一阵风暴袭来，就把它摧折了；帆面轰隆一声撕裂了，象炮声一样，碎片飞到了空中。

“它的舵脱落了！”中尉转过脸去说。“它没有救了！”

观看的人中间笼罩着死一般的沉寂。大伙儿揪心地等待着，凝视着牺牲品，残忍的命运把它拖进了深渊。看着即使一个人死去也是可怕的，看着几百个同伴死去而无法救援就更是无比的可怕了！

眼看就要沉没的军舰时隐时现，令人毛骨悚然，就象迷信的航海家经常与坏天气斗争时有时幻想看到的幽灵。它失去了控制航向的能力，越来越快地随风冲去。军舰上一片惊惶：人们在软梯上跑上跑下，水兵们攀附在防护网上，伸展开双手呼救，但一切都是徒然，他们的最后时刻到了。

军舰猛烈地撞在暗礁上。这一碰撞震撼了目睹者的心，他们发出了怜悯的呻吟声。第二节桅、桅杆、庞大的船身都撞成了碎片，帆颤动了一下，象羽毛一样飞散了。巨浪把打碎的骨架冲到了空中，又摔在看不见的悬崖上。

“一切都完了，！”别洛佐尔绝望和痛苦地说。在刚刚军舰所在的地方如今只有泡沫飞溅的波浪在翻腾，依然互相喷溅。只有旋风在咆哮，只有贪婪的大海在汹涌澎湃。

“舰队司令发出了信号，”见习领航员在后甲板上高喊：“一百零七号，营救溺水者。”

“高尚的命令！”舰长说，眼睛注视着远处与死神搏斗的三个人，他们攀附在横桁上漂流，不时被波涛淹没。“高尚的命令，但这是无法执行的。”

“英国人认为应该做的事，俄国人却认为不可能，这是可耻的，”别洛佐尔热烈地反驳。“舰长，请允许我乘划子去。”

舰长对别洛佐尔的反对意见感到不满，同时又对他的勇敢感到惊讶，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回答说：

“中尉先生，我不能禁止你这样做，但是请相信我的经验，你拯救不了溺水者，自己反而会淹死。”

“我乐于牺牲在荣誉和人类的天职要求我去的地方。那么，我可以……”

“可以，我允许；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所有大划船都在放艇甲板上，小划子就等于棺材。”

“即使坐筛子我也愿意去，”别洛佐尔高兴地喊起来，“和别人一起死总比袖手旁观别人死要愉快些。愿去的跟我来！”

在见义勇为的事情上，俄国士兵中志愿者是颇不乏人的。约三十个人立刻跑到勇敢的中尉的身后，但是他只挑选了五个最机灵的人。他和朋友尼古拉·阿列克谢伊奇握了握手，便跳上悬挂在侧架上的四桨划子。同伴们高喊“祝你们平安归来！”

松开了系艇带和滑车，即拴住划子的绳索，别洛佐尔飞向辽阔的大海。

第二章

呵，天哪，我好象感到淹死之苦，我耳朵里响着可怕的浪击声，我眼睛中浮现出死亡的怪形。我仿佛看见千百条遇险的破船，上千数的人们被各种海鱼啃食，海底散满着金块、银锭，以及成堆的珍珠，还有无价的宝石，和难以计值的贵重饰物与珍品，有些嵌进了死人的骷髅，在原来安装眼睛的空洞中竟钻上了发亮的珠宝。①

莎士比亚

小艇从双甲板军舰的船舷上放下水，立刻消失在浪花和泡沫中，巨浪一下子就把它冲到离船尾很远的地方。我们的水兵们几乎来不及用帽子舀水，别洛佐尔立即命令竖起桅杆，升起半帆。他环顾四周，舰队已远远地落在后面，他只能依稀辨认出站在软梯旁的值班中尉，中尉正注视着无畏的朋友。有时可以看到溺水者攀附在横桁上，卷到浪尖上，系着绳索的帆时隐时现，但就是这张帆有时被风吹起，使横桁不停地旋转，使那些紧贴在横桁上的不幸者没入水中。他们徒然地爬上来吸一口气，任性的圆木一次又一次地把他们淹没在水中，当救援者赶到时，他们已没有力气了；别洛佐尔没有找到任何人。

未能及时救起溺水者使他们感到懊丧，现在该关心自己的

① 题词摘自莎士比亚的悲剧《理查三世》第一幕第四场。译文引自《理查三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9页。

安危了。要顶着风浪回到军舰上去，想都不用想，别洛佐尔只有一个办法：听凭自然力量的摆布，碰运气靠岸，在岸上过一夜，然后等待风暴平息。想到就做到。他向城市左边很远的地方驶去，象箭一样飞向敌人占领的地方，那里死亡和俘虏在等候着他。他沉着地望着湿淋淋的悬崖，悬崖反击回去的波涛轰隆隆地追逐着不坚固的大船。波涛翻滚，浪花纷纷撒落在船尾上，它时刻准备撞击大船，压下来，把大船象胡桃壳一样掀到浪尖上。别洛佐尔亲自掌舵，三人排水，其他二人手里拿着缆绳。看到长官的平静的面孔，他们就认为自己十分安全。很快天就完全黑了。远处一排排的巨浪之间闪耀着城市的灯火，可以听到拍岸浪的幽怨声，就象人群的喧闹声。一排白色的浅滩激浪象生和死的界线一样在他们前面翻腾；水兵们画着十字，屏息静气，等待着碰撞；海水在岩石之间可怕地拍打、飞溅和呻吟。

“不要害怕，小伙子们！”别洛佐尔对自己的人说。“脱掉上衣，要是船翻了，抓住桨，一接触船底，赶快往前爬，使第二个巨浪不致又把你卷进海里！坚持住！”

小船象木片一样被扔到浅滩激浪上，立刻被冲到岩石上。我们的水兵们被抛过了这道激浪的水墙，又被卷进水里，他们失去了知觉，但紧紧地抓住桨，只是靠了桨才得救，因为溺水已没有任何可能。所有的水兵都已到了岸上，但没有见别洛佐尔。每一个巨浪袭来，善良的水兵们就向前奔去，想从巨浪中救出爱戴的长官，但是巨浪飞散开来，变成泡沫，退回去，又冲上来，——一切都是徒然！幸而，在小艇破裂成为碎片的时候，别洛佐尔手里抓住了他操纵的那架舵，就是这架舵给了他力量，使他能够在三角浪中坚持住，强大的巨浪把他冲上了岸。

荷兰的所有海堤都栽种了柳树，用以巩固海堤。我们的水